

朗欽加布仁波切 講述

瓊達 翻譯

2008/11/29 於 美國 普門寺

一切如母的眾生，流轉於輪迴之中飽受折磨，所有眾生也終究將面對死亡，這時能利益我們的惟有佛法。尤其是三世諸佛所修持的道路，與一切佛子所依的勝道，也就是這個如如意寶的《三十五忠告》。

接著前次的講授：如果不知一解百解的大手印法門，儘管是飽學經書的博學之士，在死時就像蛇蛻皮一般，神識脫離軀體，仍流轉於輪迴，終將悔恨。如果我們可以了知大手印——本具不造作的體性，依此要點禪修便，則有助於我們解脫輪迴。否則儘管我們是具名望權勢的達官顯貴，也終將死亡進入中陰。

這裡我們概略地解釋一下佛教的哲學見地。一般來說，外道主張有一個我，死亡之後就沒有了，沒有因果也沒有業力。或有一些教派認為人死亡之後只會在投生成人，動物只能投生成動物，如狗只能狗投生成，物種之間不可能互相轉換投生。另外還一些教派則認為這個世界是由一個神或造物主所創造。佛教則主張「緣起」：一切事物均是因緣和合，沒有一個事物可以真實獨立存在，都是依於個個條件所構成。佛教的緣起觀儘管是在數千年前所提出，但是是可以以現代科學印證的。例如有些教派主張這個世界是由一個造物主所創造，萬物的苦樂等皆是由這個造物主所掌控。佛教則認為世間的苦樂取決於個人的業因，業因的種子與因緣的作用即是我們承受的苦樂，也就是緣起而來。因為是緣起而來，所以本質是空，也就是緣起性空。再舉另外一個例子，「靈魂」或者是所謂的「意識」與軀體的關係，一般外道認為是靈魂進入軀體，就像是某種東西進入房子一樣。但佛教則認為這是一個緣起的關係。就像是仁波切念一個心咒，如果各位的心得以相續，就領受到了這個咒

語。各位如果沒有依仁波切也不會學到這個心咒，所以這是個互相依靠的關係。但是這個咒語沒有因位各位學到就消失，它不是進入到什麼地方，或仁波切因此沒有了這個咒語。另外以油燈來比喻意識，如果用一個已點燃的油燈去點另一個油燈，因為第一個油燈的外在因緣作用，與第二個油燈具足內在的條件，因為因緣和合，所以第二個油燈被點燃。然而第一個油燈的火沒有因為第二個油燈被點燃，而因此滅熄。因為內在的因緣，與外在緣起所以可以相續相連，所以意識在前世軀體與來世軀體之間的轉換也是相同的道理。世尊以八種譬喻來解釋，這裡就不細說。

這裡要強調的是因為是緣起，所以本質是空；因為是空性，所以一切的關係都是緣起。我們可以藉著這個觀念來了解大手印。要了解大手印，首先對自己的傳承上師要有深刻的虔敬心，其次要累積足夠的福德資糧。沒有足夠的福德資糧是很難理解大手印的妙義，或者即便理解大手印也旋即忘記。

所以如果不知一解百解的大手印，儘管是飽學經書的博學之士，在中陰階段因為對「有」的執著，則仍無法跳脫輪迴。然而如果對大手印有所認識與修習，則在紅白相會黑道出現之後，有機會見到本覺。因應眾生的根器不同，佛陀開示了八萬四千法門。對於具強烈的我執的眾生，對治的法門是無量光佛，基於對無量光佛淨土嚮往的意念，加上善根以及福德資糧，在中陰時即可無誤地往生無量光佛的極樂淨土。在死亡昏闕之後，先是一片漆黑，失去我的意識，之後甦醒過來的時候便已進入中陰，這時會有一種似夢非夢的感覺，在剎那間也會有恐懼與慌亂出現。這時候如果可以憶念起無量光佛，便可往生無量光佛的極樂淨土。這裡的關鍵是「習氣」，不論在中陰階段或是轉生的過程，完全取決於習氣，因為習氣是意識的載體。了悟大手印之後，習氣也隨之消除，超越有無而得到自在。而我們平時下功夫修行也是由正知正念觀照修持來對治習氣——無時不刻的修持是最好的，否則至少是早晚修習。這也就是不放逸。

【放逸於酒以及邪淫等，聖者知恥以及毀戒因，恆常謹慎守護於自心，生起羞恥即是

**我忠告】**習氣的作用其實是非常明顯的，舉例來說，就像小孩子感到恐懼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哭喊母親，甚至長大了也還是習慣性地叫媽媽。因為習氣的作用這麼強，甚至可能帶引我們趨向三惡趣，所以我們用正知正念觀照修持，如履薄冰般地審慎對待。修行也是在讓我們行成習氣，就像修習祈請無量光佛，在我們習慣了之後，日後如果感到恐懼時、或在中陰階段，能夠馬上祈請無量光佛。

在對治習氣上，儘管酒在密續裡有開許將酒是為養供的甘露，但一般情況下，它會使我們心神恍惚、放逸不謹慎，造成過失，所以是戒律之一，應該避免聞香甚至沾染。邪淫也應當避免。這些戒律不僅針對出家眾，在家眾也應避免。除此之外，也應知恥並了解毀損戒律的原因，守護自心，這是法稱大師的忠告。

以上所開示的守護自心、謹守戒律，其實是在讓我們免於五毒，但終究來說是否能消除我們的五毒呢？要消除五毒，在密咒乘中是藉由觀想本尊的方式來轉換：也就是我們專注觀想自身為本尊，例如觀世音菩薩，心不散逸，這樣不僅不會產生貪嗔癡等妄念，並且讓我們習於本尊的行止，因於此五毒得以轉換。以大手印的角度來看，安住於大手印的禪定修持中，五毒則是自解的。所以針對五毒上，是有不同層次的對治：持守戒律、守護自心來免於五毒，或進而轉換五毒，或使五毒自解。這分別是藉由行為、禪定修持與見地上進行對治，但真正修持之時，則需要上師的口訣。

**【所有跑跳等等身之戲，有損身儀貽人嘲笑因，學習恆常歉抑謹慎要，身不放逸即是我忠告】**這主要是針對出家眾的身體儀容進行開示，對在家眾來說則是行為舉止應不放逸。

**【無意之語嘲諷譏笑等，於眾人中放浪甚舒暢，智者知恥知諸罪過根，言語謹慎即是我忠告】**這主要是針對言語進行開示，平常如果有說笑雖然令人開心舒暢，但應該有所尺度，不應過頭或引起爭執。對智者來說就是不綺語，說該說的話，點到為止。前面是針對身和語須審慎的開示，接下來是對意的調伏的開示。

**【調伏身語自心未調者，如同寓言中之蛇與貓，口蜜腹劍煩惱聚心間，調伏自心即是**

我忠告】雖然身體行儀優美如同蛇一般，語言柔和如似貓，但仍然如果未調伏自心，則仍是口蜜腹劍、煩惱積聚。所以調伏自心是非常重要的。

【心性水清分別混濁染，念知如同流動之風擾，莫妄動手毒病毒能醫，學習無執即是我忠告】心性，也就是本具的如來藏，本來是超越有無、極其清淨，如同清澈的水。但是因為細微的風的牽動使得心念作用，我執生起，擾動俱生的無明，當對境產生、因緣作用，無明、妄念隨之而生，心性因此為其所染，如清水便得混濁。這裡的細微的風與一般的粗分的風（如刮風的風）不同，它極其細微，幾乎與細微的心念無別。這裡談一下心與心性的區別：依據經典，能在對境上產生幻惑的是心，產生幻惑的心的本體則是心性，也就是在對境上沒有產生幻惑——對境與本體一如空性與緣起的關係。這些必須經過修持才能有所認識。另外妄念的作用是與氣有關係的，所以我們說氣心無別。

對於生起的妄念，對治的方法不是想著要對治妄念、去抓住妄念，像是打架般地對抗它，這是以毒醫毒，並沒有助益。正確的對治應該是對妄念不生執著，自然輕鬆地安放，妄念便會自動消失，這是非常重要的開示。

【心和心所如同香與煙，由一出一一滅一亦滅，因彼各各體性皆是空，不求對治即是我忠告】這裡談心與心所的關係，以比喻來說就像香與煙的關係：心就是香，心產生出的即是心所，就像香點燃後有煙出現。所以如果沒有香就不會有煙，同樣的道理，沒有心也不會有心所，也就是【由一出一一滅一亦滅】。也因此，它們具有緣起的關係，體性是空；也因此，自然地安住於空性中，不求對治即是我忠告。

心和心所也可以由《心經》裡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裡色與空的關係來作裡解釋：儘管色相顯現，但它的本質是空，所以說「色不異空」；雖具空性，但因其顯現，所以說「空不異色」。

在密乘中的觀想，例如觀世音菩薩，這個觀想的形體，是經由意念而形成。就像我們看山河大地，山河大地這個形體就觀看者來說，是藉由意念的作用所形成，如果我們檢視

山河大地這個形體，會發現它並非真實存在。當然這個山河大地本身是否是由不同的微塵所構成，是否真實存在，是另外的問題。同樣地，當我們說心性为空，是指它的本質、自性是空，而不是說它不存在；以佛教的術語來說就是所謂的「自性空」，有別於一般泛指的空。

【自心本初即已離戲論，無需戲論遍計諸繁染，離思於顯無執不渙散，現解同時即是我忠告】離戲的意思是離有、無二邊，或是所謂的「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基於這離戲的見地，心自然地安放在自性上。實際修習上，身、語、意如何安住，則需要上師的口訣傳授，但最重要的仍是對傳承上師，如密勒日巴大師等的虔敬，以及自己恆常不斷的精進。

【離思於顯無執不渙散，現解同時即是我忠告】這是非常重要的開示：大手印的安住，是離開、超越思維，對於所顯之相，不生執著，心不渙散，顯現的同時即解脫，這是法稱大師的忠告。這也是《岡波巴四法》裡所說的「惑證智」：智慧由幻惑顯現中生起——不論有甚麼煩惱、瞋恨生起，自然安住在自性上。

【六根所顯各各無斷滅，於塵無執亦不隨彼行，任何顯現皆是心自性，情狀自解即是我忠告】六境〈塵〉的色、身、香、味、觸、法是由六識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攝。以電作比喻，六根是電線，六識是電，電藉由電線傳輸，六識經由六根傳送攝取六境〈塵〉。沒有六根，六識就無法攝取六境〈塵〉。就像沒有眼睛，或是閉上眼睛，眼識便看不到對境。同樣地，儘管具有六根與六境〈塵〉，如果沒有六識，也是無法攝取。現代科學強調神經的作用，認為六根可以攝取六境〈塵〉，與六識無關。但從佛教的觀點來說這是不成立的，佛教同意科學強調的六根與六境〈塵〉的重要的關係，但是如果沒有六識，六根是沒有作用的。六識、六根與六境〈塵〉是互相依存的，也就是緣起的關係；因為是三者之間互相依存的關係，所以本質是空，而這個本質的空就是心性。也因此，六境〈塵〉所產生的任何景象也毋需阻止，而說這個不能看那個不能聽。從見地上來說，因六識、六

根與六境（塵）作用而產生的相，毋需執著，讓它自然出現、自然安放、最後它也會自然消失：只要心不隨像而躁動，不論是任何的相，都會自然解脫。所以說【六根所顯各各無斷滅，於塵無執亦不隨彼行，任何顯現皆是心自性，情狀自解即是我忠告】。

這裡的要點是，當遇到任何狀況，例如中陰或恐懼，只要心能安住，情狀即會自解。而施身法開示的要訣，也是在於情狀自解。也就是面對令人恐懼的情境時，檢視自己的體性，即是「無我」；如果是「無我」，那心也不存在，那又有甚麼可產生恐懼的呢？恐懼也因此自然解脫，身體也得以完全布施。因此，如果心能安住、沒有我執，不論外在有多少傷害與干擾，其實都沒有作用的。舉例來說，假設在我們禪定的時候來了一條毒蛇，如果我們能夠自然安住，沒有我執地不生恐懼，蛇可能就像攀爬石頭般，從我們身上爬過，不會有任何傷害。然而，如果我們妄念生起恐懼產生，驚動了蛇，反而可能被咬一口。當然，如果是業力的話，則是無法避免。

舉一個真實的例子：幾年前仁波切的一位弟子茨令在紐約，在他居住的公寓發生槍擊事件，事發當時茨令坐作在樓梯口打坐，透過眼前的鏡子，茨令看到兇手從他身後走來，拿著槍對準了他，茨令並沒有因此而恐懼慌亂地脫口而出：「我在打坐。」兇手便隨離去，並沒有傷害到茨令。茨令覺得是三寶與仁波切救了他，仁波切說這是的茨令打坐救了他自己。如果茨令看到兇手而顯得慌亂，兇手可能因此更為恐懼而傷害茨令，但因為茨令的鎮定，兇手可能覺得無害而放他一馬。

簡而言之，如果我們能夠自然安住於心性，很多障礙都將自然解脫。

問：佛經中對身體與意識有八種譬喻，前面只提到兩種，能否請仁波切講解其他六種？

答：這八種譬喻其實很深，也有很多辯論，需要具備因明邏輯的得認識。簡單地說，如前述的油燈的譬喻，咒語的譬喻，另外還有鏡子所反映的影像，鏡子本身沒有影像，也

不是我們走進鏡子，而是緣起所現等等。身體與意識的關係，不是意識進入一個身體，也不是自然出現，它是因為身體的因緣而出現：是業力的載體，也與習氣相關。所以這裡的要點是：不論是燈與燈之間或是意識與身體的關係，其實所依賴的都是因與緣相互作用的緣起關係，既然是因緣是相互依存的作用的結果，那它是不可能獨立成立，所以其本質便是空性<sup>1</sup>。

問：仁波切前面提到，紅白相會之後，會有黑道出現，請問這個黑道是甚麼？

答：如果沒有真實成立的法，哪有甚麼東西呢？這應該是說紅道、白道、黑道，它不是可以觸摸到的東西，而是一種感覺。就像我們的頭碰到東西會痛，痛是感覺不是東西：因為身體的血肉碰撞，意識起作用，所以感覺會痛。

紅、白、氣〈心〉三者構成我們的身體，這個身體解散時，紅、白、氣〈心〉也跟著解散，同時紅白黑〈？〉的感覺也會出現，它們出現時有可能只是一剎那。這些在中陰教授裡會有詳細的講述。這與本尊觀修中也有關聯，特別是圓滿次第，最後要在空性中安住，並以空性為基礎，來清除習氣。生起與圓滿次第基本上就是在消除生、死

---

<sup>1</sup>註：八種譬喻，轉出自生死的幻覺，白瑪格桑仁波切，橡樹林出版社，2011年。

關於從前世中產生後世和後世要從前世中產生的問題，佛祖釋迦牟尼用八個比喻作了說明。

第一個比喻是上師念誦經文後徒弟學會唸經。師徒二人六根俱全、能誦經文、能聽能記是其中缺一不可的三要素，這裡面上師是此生的比喻，徒弟是往生的比喻，誦經是心識相續的比喻。

第二個比喻是一盞油燈點燃另外一盞油燈。油、燈心和燈具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三要素，第一盞油燈是此生的比喻，點燃的另外一盞油燈是來生的比喻，第一盞油燈點燃另外一盞油燈的過程中先有第一盞油燈是非恆常往生的比喻，後一盞油燈要依靠前一盞油燈的點燃才能出現燈光是由因緣而生的比喻。

第三個比喻是鏡中影像。明鏡、臉和光線是其中缺一不可的三要素，這三要素具足以後鏡中才會照現臉影，這個比喻說明有了此生才會有往生，以及此生萬物不會轉移到往生萬物中且又真實存在一個往生。

第四個比喻是從印模中塑造出小佛像。這個比喻說明此生的所作所為能夠塑造相應的往生。

第五個比喻是火晶點火。火晶、陽光和草木是聚光點火時不可缺少的三要素，這個比喻說明有情眾生將會從不同的世道投生到另一個不同的世道。

第六個比喻是種子發芽。種子、土地和濕潤是能夠發芽的主要要素，這個比喻說明眾生不會斷滅不生。

第七個比喻是提起酸味就會流口水。酸料、品嚐和提起酸味是能夠流出口水的要素，這個比喻說明經歷過的業緣可以產生往生。

第八個比喻是空谷回音。發出聲音、沒有其他的大聲音和空谷是其中缺一不可的要素，這個比喻說明只要因緣具足和沒有其他的阻礙就會投胎受生，而且非一非異。

這八個比喻全面闡述了從此生到往生的流轉過程，其中從無明、行、識到出生、老死等以十二因緣的流轉在世間輪迴投生的經過，都作了詳細的比喻說明。

中、陰的習氣。詳盡的生圓次第的講授中會有清楚的解釋。勝樂金剛對這個得開示大約有六十頁，如果翻譯出來再作講解。但這所有的關鍵便是習氣，因為習氣所以我們才會投生，唯有清除習氣，才能解決生死的問題。

從心的角度來說，紅、白、氣〈心〉就是我們的貪、嗔、癡。身體形成之初，在心上白紅起作用時，會有顯〈現〉、〈擴〉散、得〈破散引〉三個過程，白明點起作用時，嗔恨心便出現；紅明點起作用時，貪便出現；氣〈心〉起作用時，愚癡便出現。這主要是以貪、嗔、癡為主，再加上其他細微的妄念。死亡消解之時，同樣地紅、白、氣〈心〉和與其相對的貪、嗔、癡也會消退。

問：仁波切提到紅、白、氣〈心〉，請問這個心是指甚麼？

答：這個心是我這樣指不出來的一個心。這裡心與心性必需加以區分：會產生幻惑對境的是心，心的本體則是心性心的本體則是心性，它不帶幻惑。心起始於細微的氣帶動心念，細分的妄念產生，再逐漸形成粗分的妄念。例如我們看一個東西，我們會反應：啊是這個。然後開始分辨它的好壞，以即對它的好惡。如果是厭惡，嗔恨心便生起；如果是喜好，貪著心便生起。然後因為「有」的執著，愚癡也隨之而生。這是一個由細到粗的過程。如前所說，細微的貪、嗔、癡等妄念起始於顯、散、得三個過程，逐漸由細而粗。這裡的要點是，這些妄念是心的顯現，它是心與心所的關係。但如何了解心性呢？它必須經過長期的聞、思、修，精進修持，才可能經驗覺受。但心性真正了悟之時，它是超越覺受的。

問：仁波切提到「俱生無明」是較為細微的無明嗎？「遍記無明」是較為粗的無明嗎？還是這兩種無明都與習氣與業力有關？

答：「俱生無明」是與生俱來的細微的習氣，「遍記無明」則是較為粗分的習氣。「俱生無明」是所有眾生都有的，沒有的話就像普賢王如來，沒有染垢。



問：甚麼是「俱生無明」呢？

答：「俱生無明」是甚麼，很難說。倒要問你「不知道的東西」是甚麼？這只能說它是無始以來，無法再解釋的無明的加總。佛經裡也講述俱生的如來藏、佛性，無明就是看不見這個本俱的如來藏。心經提到了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身香味觸法，這個「無」不是沒有，看不見聞不到，而是指它本質是空。心也是。如果心是「有」，那可以拿出來看，你應該好好地思維。

問：這個「俱生無明」的俱生與「俱生智慧」的俱生有不同嗎？

答：它們是一樣的。智慧是俱生，無明也是俱生。我們現在以為的智慧是與妄念起作用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證得波若波羅密多，超越界線、思維，超越無明，也就是與完全無明相反。無明是看不見的意思，自見是自己可以看見。這個「看見」不是看見一個形體，而是是否能看到認知「心性」——無明就是對心性無法認知。

這些經過禪修應該可以有所體驗，但禪修時眼睛一定要張開，因為眼睛一閉上，妄念就會出現。一般修完一座法之後，可以觀修收攝到一個細小的點，再逐漸縮小到如馬尾巴數百分之一的小點，然後在這個點上安住片刻，讓心性得到休息，安住的時間由短而逐漸增長。這個修法有助於我們對心性的了解。例如觀世音菩薩或文殊菩薩的觀修，最後由種子字由下而上收縮到頂上的點（那他），最後消失。我們可以在「那他」上安住，這是有緣依止的禪修；我們可以在「那他」消失後安住，這是無緣依止的禪修。止的禪修之後，才進入聖觀禪修，由此才有經驗與覺受。這與各位的精進程度有關，過程中也會清除罪障：禮拜清除身的罪障，持咒誦經清除語的罪障，觀修清除意的罪障——這是從密乘的角度。

如果以顯乘的角度看，經部的開示就是觀修「四念住」。身念住是觀身體是汙穢不淨的，或觀為白骨（小乘的觀修），或觀如幻夢（大乘的觀修），或觀為本尊（密乘的觀修）。受念住方面，小乘觀修一切受皆為苦，有身體就有苦，身體是汙穢不淨苦的根

源。大乘觀修受的體性不真實。密乘觀修一切感受均為樂，在本尊天境界上樂空無別，與拙火及氣的作用相關。依此等等，均是成就的方法，但思維觀修方式顯密有所不同，成就速度不同。

問：一切都是緣起性空，又說本俱如來藏，本俱如來藏與緣起性空有何不同？

答：一樣。因為其本性就是自性空。因為自性是空，所以緣起可以存在。即然緣起存在，所以自性是空。若沒有空性，緣起也沒有，任何事就都無法運作。「自性空」與「沒有」是兩回事。如來藏是超越「有、無」，就是自性空，所以自性空就是如來藏。如來藏在藏語是「如來的精華」的意思，就是自性空，所以可以成佛。世尊開釋四萬八千法門，就是為了要解釋「如來藏」，我們天天也是在講這個如來藏。如來藏不能往外看，要往內看；要先慢慢來，要有興趣，注意它；然後看看佛經、問問題。這跟前世的福德資糧、業力有關係。現在的科學家也在研究這問題，但他們是往外看。如研究物質的大小，一直細分到最小就再也分不下去了。說沒有又不是，因為一遇到因緣又會顯現，所以看來不是沒有；可是說有，用科學的儀器又測不到。所以一些年輕人會問我：「心是什麼東西？」因為他們用科學的方法探討不到。這個問題，許多宗派、思想體係都有不同的解說，但是只有佛教是用「互相緣起」來解說，所以現代科學家十分驚訝佛教在幾千年前就有這樣的思想。其實在佛教中，緣起又分為好多種：如外在與內在的緣起，秘密的緣起，恆常與相對的緣起，因果的緣起，這些在因明學中都會解釋。佛教的寶藏就在緣起這個領域中，相對的，其它的宗教就不夠深入。

佛教中的紅光身也是因緣起而產生，依緣起而修就可達證紅光身。身體最初是由白、紅、心三者結合，經過四個過程，慢慢粗大而形成身體。即然是緣起，就表示時時刻刻在變動著，一剎那都不停留，我們不一定能感受到，因為太細微了，如此而至死亡。如此的變動，夾雜著淨與不淨，但心性的本性是清淨的，死時若能捉住此刻，則成就紅光身。紅光身可分很多層次，最高層次是變成微塵，也有些紅光身是留下頭髮與指

甲。總之，我們有好與不好的，若往好的發展就可得紅光身，往不好的發展就到糟粕。

問：如何破自己的所知障？

答：要消除所知障極其困難，若能完全消除就可成佛了。相對的，消除煩惱障比較簡單。

在噶舉派中，有人，如密勒日巴，認為可以先消除所知障：若能認知自我的話，就可消除所知障。如何認識心性？例如清洗身體的污垢，除了洗澡還有別的方法，如用只含一些水的紙巾，雖不能完全擦淨，但也不錯。雖不能直接認識心性，但可以利用其它方法來間接認識心性，如有緣禪修，無緣止修等，總之最後要達到認知心性。如果能一剎那了見心性，那是無上的功德。佛經云：「就像千劫中的黑暗，一個小燈就可照亮黑暗。如能在一剎那了見心性，這功德是不可限量的。好比一隻螞蟻，在從鼻尖到眉尖的時候，能安住於觀心性上，這功德是不可限量的。」認識心性是我們的目的，但是還是要從皈依發心做起。把皈依發心做好，就可積累很大的福德資糧，心念也會變得很廣大，次一步再觀想其它，如蓮花生大師，大圓滿、大手印的歷代祖師、極喜金剛等，希望能升起正念。在實修時，依自己的本尊，升起次第的觀想，身念住的修持；收觀時能稍為安住在心性上；最後迴向，此功德是很大的。修法表面看似一點點，但其意義很大。當你可以安住片刻時，就可接受大圓滿法，大手印法，如是也才會理解此法，不然的話，即使講了也不能理解，所以一定要循序漸進才有成效。

有些有名的上師，直接就教大手印，大圓滿，這不符合一般的教法。弟子會認為我已經知道大手印、大圓滿而造成更大的我執，在西方、台灣都可見到，這反而讓弟子更不容易接受其他的教法，認為自己已經知道很多了。他們上師教導：認為大圓滿就是心的問題，可以讓心放任自流，所以沒有什麼可學，他的層次是不需要看因果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裏會有因果、緣起性空的概念？這是斷見，很危險的。若上帝創造世界的話，就沒有因果存在，可是事實並非如此。所以基礎是很重要的。如一個農夫

耕田，首先要把土地弄好才能播種，如果土地不好，其它就不用說了。以前藏地賣酥油時是用皮包好來做運輸，可是後來因為酥油滲透到皮上，反而使皮變得很硬。故藏地諺語：「罪孽深重的人可以用佛法來消除，反而是常接近佛法的老油條，無法用佛法來消除。」油可以溶化很堅硬的東西，但反而會使包酥油的皮更硬。因為因果緣起，可以讓你悟到如來藏，消除五毒、無明，大手印的境界實現、成佛，若無因果、緣起關係，你怎麼能成佛呢？

越能了解空性，越能深入了解因果。例如噶舉的大手印修法時，有四個層次：專一、離戲、一味、無修。在「一味」層次時，能對因果升起確實的信心。因果的根本就在緣起，因的種子成為果的苗芽，再成為成熟的果實，一刻不停的在變化，變化本身就是緣起。例如青稞，種子不停的在變化成果實，如果種子真實存在的話，就不應該消失、轉變而成果實。這些都是因為相互依賴對方的關係。所以因果關係就是緣起，就是空性。

問：紅光身有經過死亡的過程嗎？

答：紅光身的死亡過程與一般人的消溶過程是不一樣。紅光身應該也有消溶過程，但沒有痛苦。我(仁波切)認為是這樣，但沒有實際的經驗。如果你肯下功夫，一定可以成就紅光身。

中陰有講死亡的過程，上、中、下等人的死亡方式都有介紹。大圓滿中，上上等人的死亡消溶過程中，最後身體變成氣與光，此二者溶在一起，從自己本身來看是成為「氣」，從他人的角度來看則是變成彩虹的身體，就是紅光身，如蓮花生大師等。上等人中的中程度就是人空行，身體在空中飄走、消失，如馬爾巴的弟子法金剛、密勒日巴的弟子惹瓊巴。再次一點，如密勒日巴、馬爾巴大師等，只留下了一些頭髮、指甲。如馬爾巴譯師，到了要走的時間，佛母就自然的溶入到大師的心間，然後舉行薈供、頗瓦，

大師頭頂升起光環，然後從頭頂出去，往空行淨土，但大師本身的身體是留下來的。因為他們培育了很多弟子，種種因原使他們成為上等中的下層人。如密勒日巴因人下毒而圓寂，沒多久弟子就在尼泊爾與印度的交界處起了爭執，爭密勒日巴的遺體。詳情請看《密勒日巴傳》。

GVBC